

燕赵都市报首届微小说大赛佳作选登

一等奖(1篇)

等着我

张丽钧(河北唐山)

这是一个高一女生交给我的作文,题目是《等着我》。

我蜷在床头,像个没活气儿的纸人,机械地摸到手机,拨打。刚按下4,手指就像被蜇般缩回。我撇掉手机,抱起那个开满红黄花朵的小被,一朵一朵地抚弄那花,仿佛要将它们抚醒。妈妈絮叨过多少遍:“这小被是我平生做的第一件棉活儿呢!引被子时,我的手被扎破了5次!”妈妈自怜又自得地朝我举起一个摊开的手掌,拨浪鼓般地摇。我撇撇嘴:“还说呢,笨死了!”妈妈是个老师,做被子自然是短板,但为了宝贝女儿,她毅然用惯拿粉笔的手拈起了钢针。犹记我小升初那年,我家搬家。门口堆了一堆旧家什。爸爸唤来收破烂儿的,连卖带送,把小半个家打发出了。我回身瞥见那床小被,豪气冲天道:“把这个也拿走吧!”妈妈一听,惊得眼珠子都要滚出来了,劈手夺过小被,凶巴巴地对我说:“咋不把你老妈也卖了破烂儿呀!”

后来,我多次忆起这情景。我想,那小被上覆满了一个女人最初萌动的母性呢!还有,应是跟妈妈的身世有关吧。我有个暴戾的姥爷,最大的爱好是往死里揍姥姥。妈妈7岁那年,被揍得半死的姥姥悲愤离家,不知所踪……有一回,妈妈看倪萍主持的“等着我”节目,看得大泪小泪,爸爸也跟着抹泪。我骑坐在妈妈腿上,用腮去拭她的泪,俯在她耳畔问:“妈妈,你是想去寻我亲姥姥吗?”妈妈听罢,大放悲声。

一年前,妈妈被一纸诊断书击垮——胃癌晚期。多少次,我掐青了大腿,希望从噩梦中醒来。然而,噩梦却在日光下愈演愈烈。

弥留之际,妈妈抱着那床小被,将我唤至床前:“宝贝,妈妈一直对你隐瞒了一件事——你不是妈妈亲生的。15年前,妈妈从一个陌生人手里接过了你。你赤身裹了这床小被。15年间,我拼死搂紧这床小被,不让它见天日。别怪我编造扎破手指的谎言诓你,我无非想装得更像你亲妈。但我有时也会冒出一阵戳心的念头——去‘等着我’节目,朝全国观众抖开这床小被,为我的宝贝寻到亲妈……我就要走了,唯一的愿望就是,我走后,你打这个电话:400666892,带着小被去见倪萍阿姨。或许,那丢了小被的女人也一直在苦苦寻找这床小被呢……”

直到今天,我都不知该不该打这个电话。我想,假如我真的去了那个寻亲节目,我最想寻的,怕也是那个忐忑地紧紧搂了这床小被15年的女人吧?我会对她说:“妈妈,等着我!来世,咱俩一定做亲母女。不过咱俩得倒过来,你做女儿,我做妈妈……”

我为此文打了满分,又兴奋地找到小作者,告诉她说,这篇小说深深打动了。女孩闻声泪如雨下:“老师,可惜它不是小说……”

二等奖(3篇)

担家

刘建超(河南洛阳)

老街从清末清初磕绊至今,沿街住户用的还是旱厕。每天早上,有专门担尿的人来家里清理茅厕的粪便。老街把做担尿管生的人称为担家。

老干就是个担家。

老干个子高精瘦,皮肤黝黑,脸上总带微笑。老干在老街做担家,走进住家门,总吆喝一声,来咧——避免后院茅池有人尴尬;活做完了再吆喝一声,走咧——告诉住家关好大门。老干在茅厕里起尿,舀粪的勺子用得利落,起落之间,绝不会将污物遗撒在地面上。木桶装至八成,小心移至厕外,再拎进另一只桶。他稳稳挑起担子,匀步小跑,过门槛时前面的木桶稍抬高,跨过门槛,后面的木桶再抬高,脚下的步伐速度不变,木桶里的污物绝不会溅出点滴。老街住家的门槛高低不同,坊传老干为了练好过门槛的技巧,在自己的小院子里用砖头和竹竿搭成门槛,闲时担着木桶在院子里练活儿。

老街遇到大雨。明晃老两口犯愁了,院子里的排水管道不畅,积攒的雨水

就涌到了后院的茅池,眼瞅着茅池就要被灌满,溢到院里可就恶心了。

来咧——老干担着木桶进院了,二话不说就钻进茅池淘粪。老干来回担了五趟,雨水中依然是稳稳地挑起担子,匀步小跑,过门槛时前面的木桶稍抬高,跨过门槛,后面的木桶再抬高,脚下的步伐速度依然不变,木桶里的污物不溅出点滴。

冠老太太是老街的大户。老干走进后院的茅池做活,看到老太太也来到后院,踌躇着像有什么事。原来,老太太在如厕时,衣扣挂掉了手上的戒指。她想让老干帮着找找,又张不开口。如果找到了还好说,可如若找不到,那叫老干怎么把粪便担出这个门?老干看到冠老太太手足无措,心下明白了几分。

老干担着木桶走了,在城外找着了个筛子,把一桶桶的粪便细细地过滤,果然找到了那枚戒指。老干在潺河边,把戒指清洗干净,送到了冠老太太的手里。冠老太太的泪下来了,她说其实也

值不了几个钱,只不过是结婚时先生送的,也是个念想。老太太执意要给老干付钱,老干两手作揖说,老太太您抬举我,抬举我了。走咧——

老干四十好几了还是单身一人,有人就张罗着给老干做媒,老干就在去相亲的路上出事了。

老干路过潺河,被几个孩童的哭声喊住了。有个儿童在潺河边捉鱼虾,不慎滑入了河中。老干不会浮水,毫不犹豫地纵身跳了下去。他在湍急的河水里扑腾,大喊一声:走咧——奋力把孩子推向浅水,自己却没能再上来。

老干无家无后,老街人给他办了最隆重的葬礼。老街的贤人雅士自愿为老干扶柩,街道的孩童都披麻戴孝,送葬的人群把老街堵得水泄不通。

老干的棺木前一条白绸挽幛冲天而起,上书八个大字:来咧走咧——一生干净。

许多老街人这才知道,原来老干有个很雅的名讳:干净。

白马湖畔

马晓红(广东)

三天后,他消失在白马湖畔。

13岁到19岁,对于她来说,从白马湖到南京,只有两个字——学习。

20岁,元宵节,夫子庙,灯火阑珊处,他从墙角的影子里走出来,高高的,依然瘦。

21岁,他和她去玄武湖看蝴蝶,去栖霞山看红叶,去鸡鸣寺听暮鼓晨钟……

22岁,他们回到白马湖,在那棵柳树下,她吻了他。

23岁,她辞去工作,进了他那间小公司。他们忙碌的身影,在南京大学大街小巷流淌,汇成一条幸福的小河。

24岁,他们在城市边缘买了一套房子,不大。但异乡的游子有了牵挂,无根的魂魄有了自己的家。

25岁,秦淮河畔,新年的钟声响起,他给她戴上了戒指,她投进了他的怀抱。

28岁,她带着他的骨灰回到白马湖。夜里,她把他埋在了那棵柳树下。她没有哭,把泪水锁进了那个小小的盒子里。

第二天日出时,她跳进了金色的白马湖。她拥抱着冰凉的湖水,心里反而有一丝解脱与愉悦。

醒来时,夕阳余晖洒在病房里,白色的床单似乎带着暖意。

一个健壮的男人趴在床头沉睡,白皙的脸庞挂着两道泪痕。

她静静地看看他,那么陌生,又那么熟悉。

一瞬间,许多被遗忘的往事从内心深处涌出。

25岁,在她的婚礼上,新郎没醉,他醉了。

20岁,在夫子庙,他把自己隐藏在婆婆的灯影里。

12岁,在白马湖,他默默地看着她,她在柳树下哭,自己满脸泪水。

10岁,他被她糊了一脸泥浆,但他当时没有笑,也没有说别人是“野孩子”。

5岁,柳树下,他经常跳进白马湖,去捉鲤鱼,去采莲藕。

4岁,白马湖畔,他遇见了爱看书的她,和黑黑瘦瘦的他。

杨家包子铺

刘冷静(陕西西安)

而是作为儿子我忽略了母亲的存在,忽视了对母亲的陪伴,为什么没能多看看我的老娘……”

十年前,当杨老太太刚从死神手里逃过一劫还在恢复期,杨老太太就发现守在病床前的儿子日日郁郁寡欢,问他也不说,杨老太太硬是撬开了儿媳的嘴,才知道儿子的企业不仅破了产还欠了几百万的债。多年独自带大儿子的杨老太太没有伤心难过,反而像换了个人似的配合医生积极治疗。一个月后出院的杨老太太将杨叔叫回家,拿出杨叔每次给她都没花的钱全给了杨叔,让他大部分还债,留下点房租个门面,她要重新拾起自己的手艺,卖包子帮儿子还债。

杨老太对杨叔说:“别担心,妈能靠卖包子把你养大,就还能靠卖包子养大我孙子。从今天起,你来给妈打工,把债还了,踏踏实实过日子。”

十年间,我们每次从巷口路过,都能看见同样的画面:杨叔揉面擀面,杨老太

和馅儿包包子;清晨杨叔带妈骑三轮买菜,晚上杨叔陪妈散步遛弯儿。街坊来杨家铺子买早饭,都夸杨老太身体好,除了过年和每年一次的全家出游,包子铺全年无休。杨老太每天都笑容满面。私底下她常对别人说,“生儿乐在养,孩子大了也还是孩子,能帮他们,看他们日子过得高兴,每一天都是带着希望的活。”

后来,杨叔还完了债,还买了个小两居,一家三口好好陪杨老太安度了两年晚年……

然而,杨老太从来都不知道杨叔所谓的破产不过是和媳妇演了一出救母孝母的人生大戏,杨叔只是把已经稳定的企业交给朋友代为打理,偶尔忙不过来他就半夜处理工作,白天在杨老太面前玩儿睡觉偷懒的小把戏。

台上的杨叔表情宁静地看着母亲最后的容颜,说:“妈,原谅儿子骗了你十年,但能每天伴你左右,实实在在陪您十年,儿子不后悔。”

巷口卖包子的杨老太去世了,享年82岁。

我妈在家叹息:“老太太去了,老杨得多难过,朝夕相对地跟着他妈卖了十年包子,他妈帮他还完了账养大了他儿子,老太太了却心事走得安详,老杨欠他妈的好日子可再也还不清了。”

我们以为杨叔一定会在追悼会上哭得震天动地,可没想到出殡那天礼堂里的排场和杨叔朋友的高档车队却震动了整个街坊。杨叔致辞时候的出场让我们大跌眼镜,西装革履肃穆整洁,虽悲伤却步履坚实的气场完全不像整日穿着二十元T恤笑容憨厚的包子铺里揉面的老杨。

“谢谢各位来宾参加我母亲的追思会。”杨叔站在台上,举手投足俨然是个大人物。杨叔说:“十年前,当医院下第二次病危通知的时候我刚从出差地赶回来,我后悔的不是没让母亲过上锦衣玉食的日子,不是钱没给够,房子不够大,